



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

送瘟神 改自然 创高产

——江西省余江县



农 业 出 版 社

送瘟神 改自然 创高产

——江西省余江县

紅 雨

农 业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江西省余江县地处红壤丘陵地区。在解放前,血吸虫病流行严重,农业生产水平很低,人民生活极苦。解放后余江县委坚持一心为人民,一切靠人民的思想,一手抓阶级斗争,一手抓生产、治病两件大事,领导全县人民群众,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,终于送走了疾病和贫穷两个瘟神,使一个贫病交困的低产县变成了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县。

余江人民首先响应毛主席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”的伟大号召,在县委领导下,发动群众,大张旗鼓地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,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消灭了血吸虫病。之后,就大兴水利建设,兴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一千一百多座;发展双季稻;大力扩种绿肥,改造了红壤;建立了一套“两场两田”繁育水稻良种制度,连续实现了大面积、大幅度增产,向着稳产高产迈进。一九六五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的指标,总产量超过解放时两倍多,成为南方地区低产变高产的一面红旗。

送瘟神 改自然 创高产

——江西省余江县

红 雨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老钱局胡同八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32

1966年2月北京制型	开本 787×1082 毫米
1966年3月第一版	三十二分之一
	字数 25 千字
196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	印张 一又八分之三
印数 0,001—85,000 册	定价 (7) 一角一分

送陸羽公
劉禹錫

貴州省
 貴陽市
 貴陽市
 貴陽市

不云謀
 拂照，如臨商，分送
 為南天，從後命市

孤水清心自好，
新信是素小虫。

何人唱入
甜菜生
苦菜生
苦菜生

風得柳石山
六經神洲書齋
紅雨

浪生以爲
爲天連五
銀細度此
如三城
掃知瘴氣
心佳然
航明燭通天
壯光

毛主席詩《送瘟神》二首手稿

統一書號：4144.232

定 价： 0.11 元

目 录

送瘟神 齐声歌颂共产党.....	4
大力治水 降伏旱魔.....	10
改造瘠薄红壤土 夺取高产稳产.....	21
推行“两场两田”制度 普及与提高良种.....	25
领导革命化 不断推进生产高潮.....	32

余江地处赣东北，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，有十八万六千多人口。八年前，曾经消灭了流行百余年的血吸虫病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此写下了光辉的诗篇《送瘟神》二首。近几年来，又改造了以红壤为主的低产田，持续获得大面积、大幅度增产，摘掉低产帽子，向着高产稳产迈进。

一九五七年，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三百六十八斤；

一九六三年，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四百三十四斤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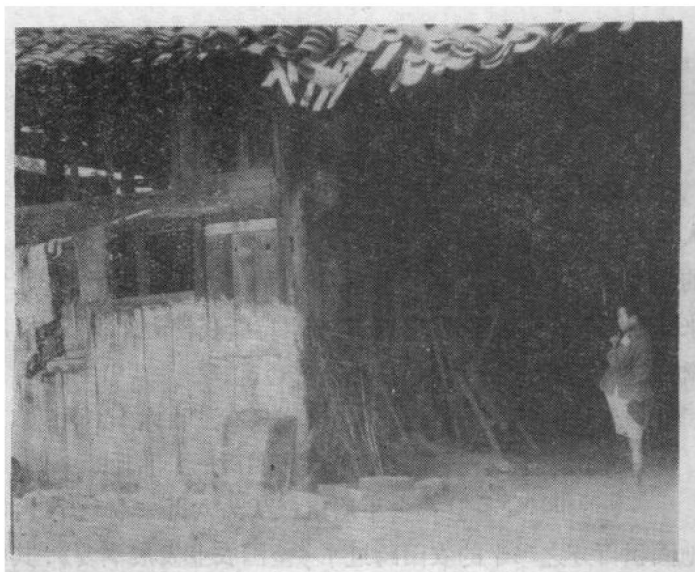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四年，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跃为六百一十七斤；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的农田跨过了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，其中约有一三分之一突破千斤大关。

一九六五年，全县粮食亩产达到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的指标，总产量超过解放时两倍多，成为南方地区低产变高产的一面红旗。

从这些数字，可以看出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前进步伐。跟解放前相比，完全换了一个天地。

昔日的余江是怎样一付样子呢？

那时候，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，既遭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，又受血吸虫病的痛苦折磨。在中南部方圆五十华里内，曾经是一个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。‘那里有多少人面黄肌瘦，肚大如鼓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那里有多少人逃往外乡，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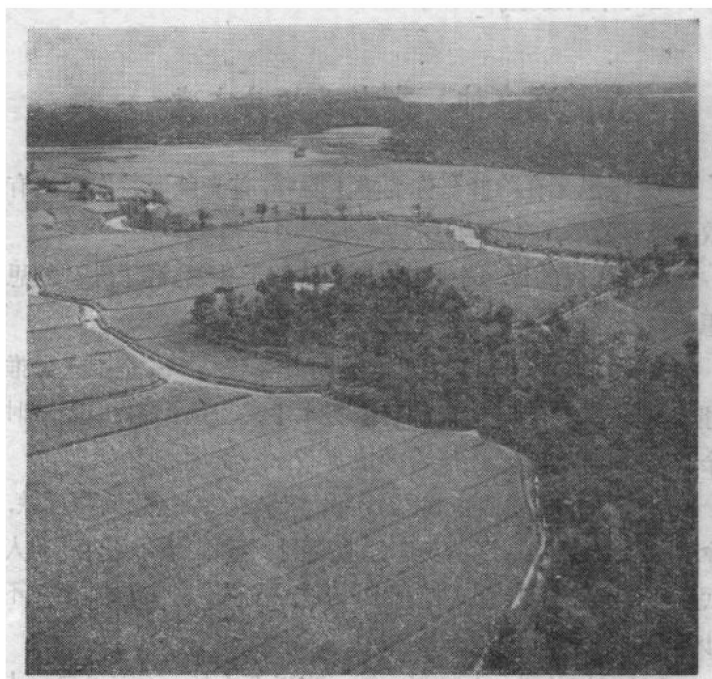


过去血吸虫病疫区，十室九空，断壁残垣

沒有他們的安身之地。走投無路的人們，只好眼看着一個一個村莊成片地相繼毀滅。他們悲憤地發出呼聲：“國民黨不倒，苦難無盡頭！瘟神不走，命終難逃！”

土地，主要是紅壤瘠土。這些紅壤瘠土，“天晴一塊銅，下雨一泡膿”。中南部本來是個土質較好的地方，又因為有血吸蟲病為害，人減體弱，田園荒蕪，有些地區“草長比人高，野獸到處竄”。

水利，莊稼賴以活命的農田水利設施，一無所有。真是“雷公放個屁，到處漲大水；三天不落雨，車得眼見鬼”。



余江錦綉田园的一角

在这种状况下，农业生产日趋雕落，到一九四九年，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九十五斤。

可以想象，在这样的穷家底子上迈开前进的脚步，要费多大的气力，得跨过多少雄关天堑啊！

但是，解放了的余江人民，以磅礴的革命气概，战胜了重重困难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，现在是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。风光无限美好。

余江人民的英雄业绩，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无往

而不胜的伟大力量。

送瘟神 齐声歌颂共产党

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。你要攀上险峰，首先就要看你有没有敢于攀登险峰的雄心壮志。

余江人民的每一个胜利，都是从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思想革命开始的。

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、正确领导下，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。但是那时余江人民的头顶上，还压着两块盘石——贫困和疾病。

流行百年的血吸虫病，仍在猖獗为害。“一张锄头两斤铁，拿到手上就想歇”。这是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的疫区劳动人民，发出的深沉叹息。“棺材田”，“老虎丘”，“寡妇村”，……不少这样的名称，传下了辛酸的往事。

“兰田坂的禾，亩田割一籬，高兴两人抬，不高兴就一人驮”。则是描绘长期以来疫区生产苦于不能上升的状况。

要进一步发展生产，改变贫困的面貌，就得首先关心人民的生活，一心为人民，一切靠人民，根治血吸虫，搬掉这块盘石。

党和人民政府深切地关怀着群众的疾苦。一九五三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迁到余江的疫区中心邓埠镇，开始了治疗血吸虫病的工作。但是，渴望解除病痛的人，却不愿意进医院治疗。

为什么呢？原来旧社会给人留下的，除了贫困和疾病，还

有种种的精神负担。

祖祖輩輩，人們設祭進香，求菩薩保佑不生大肚子病，或者杀鸡，抬轎，請來郎中，都沒有見效。只見親人死，不見親人好；只見病人多，不見病人少。“大肚子病神仙也难醫”這句話，牢牢地印在人們腦海里。而且那時獨家獨戶的個體農民，“顧上吹笛，顧不上擦眼兒”，要住醫院治療，家里生活沒人照顧。合伙換工的互助組，雖然比單干強，但力量還不雄厚。

在醫學科學上，當時也進行着激烈的爭論。國際醫學史還沒有過根治血吸蟲病的先例，特別是對晚期病人的治療、預防治愈患者的重新感染以及消滅血吸蟲寄主釘螺的有效措施等，一大堆難題怎麼辦？

這是一場思想革命。能不能根治血吸蟲病，是关系到千萬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擺到人們的面前，逼使人們要作出回答。是墨守成規，對自然俯首聽命？還是把一切清規戒律踩在腳下，大膽創造前所未有的事業？

一九五五年七月，毛主席作出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報告，針對形形色色的右傾保守思想，作了嚴正批判。合作化的高潮，迅速席卷了廣大農村。

年底，英明、偉大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又發出了“限期消滅血吸蟲病”的號召，如燦爛的朝陽，消散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戰綫上的滿天迷霧，使人們辨明方向，增添力量。

中共余江縣委制訂了“半年準備，一年戰鬥，半年掃尾”的全面防治規劃，並根據上級的指示，明確了“以生產為中心，以血吸蟲病防治為重點，防治工作必須與發展生產相結合”的原則，堅持了“以防為主，防治並舉”的方針，將血吸蟲病防治工

作列入县委的日常議程。县委书记亲自挂帅，把战斗指揮部——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五人小組办公室也搬到疫区，与血吸虫病防治站合署办公。在全党动手之下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了。

跟着，从四面八方伸出了支援的手。省、专区协同县医疗单位派出了上百名医生，深入疫区，駐队下組，挨家挨戶診病送药，老祠堂改成了临时医院，千方百計地把方便送給群众。

在防治战綫上，进行着創造性的改革。中、西医結合治疗晚期病人的成功病例出現了；普通病患者的疗程由二十天縮短为三天。进院时还是腊黄消瘦的病人，經過短期治疗以后，就恢复健康，重新投入生产劳动。

在村口，在集鎮上，举办了黑板报、大字报和小型展覽，大张旗鼓地宣传血吸虫病防治常識。治愈的患者現身說法，在漫談会上忆苦思甜，作新旧社会的对比，給人們解开了思想疙瘩，使人們相信“神仙难医”的大肚子病确能治好。

社員邓禾标，据說是兰田坂上最后治疗的一人。医生到了村，宣传到了戶，他觉得新鮮。听说大肚子病不是“风水”，而是小虫作怪，他偏不相信。解放前邓家整村灭絕，只剩下他家一戶，眼見過病人吃了上籬的药，沒有好一个，难道今天的药就灵？所以随你說得磨破了嘴皮，他总是不相信。

有一天，邓禾标上邓埠买东西，走到街尾，見一所大房子里面住着好多跟自己一样的病人。他碰到一个熟人，攀談起来，才知道这里是血吸虫病防治站。

“这里医生真好，給我們打針治病，亲手喂飯，夜里还替病人盖被子”。



党和国家十分关心群众疾苦，大力防治血吸虫病，
使病人很快恢复健康

邓禾标边听边张望，他看见床上铺着雪白的被褥，还有厚厚的毛毯。

“住一夜要多少钱？”

“钱？人民政府是免费治病，前几天县委书记和县长还亲自来看望我们。要不是解放，哪有今天！”

邓禾标被说活了心，留下了一点粪便给血吸虫病防治站化验室，没写地址，只记上名字，就走了。

不料，无心留下來的糞便，竟被血吸虫病防治站十分看重。化驗室檢驗以後，發現這是一個嚴重的晚期病人，血吸虫病防治站站長特地為了這事三下疫區查訪，跑遍了方圓五十里，才找到他。但是鄧禾標卻不肯住院，硬說家里吃飯人多，生活困難。生產隊長告訴他，社員們討論決定，住院期間，可以補他一部分工分。鄉長又代表政府給他送來三十塊錢救濟款。他還要猶豫，却再也講不出什麼理由，只好躺上担架，到血吸虫病防治站治病。

毛主席真勝過再生的父母，集体的情誼比爹娘還親。在鄧禾標住院期間，社里送來了雞、肉、白糖；要動大手術，站長又護送他前往南昌。出院時，他身上消了腫，臉上泛出紅潤，體重由八十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，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，連鄉親們相見都認不出來。鄧禾標逢人便說：“我這條命是毛主席派來的醫生救活的，共產黨的恩情要牢記在心！”

合作化以後，更進一步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。在農閑時治男勞動力，農忙時治婦女、兒童和重患者，分期分批，就地治療，共治愈病人四千七百五十人。過去病人多的弓塘鄉，每年要花二千多元請零工，勉強應付一種一收。治療以後，人們說：“治好大肚病，格外有精神，一天干到晚，渾身都是勁。”一九五七年還是這些勞動力，却多作了七千多個勞動日。

經過幾年實踐證明，徹底根治血吸虫和杜絕重新感染的有效辦法，是在興修水利中，開新渠，填舊溝，埋釘螺，這是消滅釘螺的多快好省的辦法，也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結合發展生產的一條寶貴經驗。

早先曾有人說：“疫區的溝塘，密布如麻，哪能填得完？”但



結合兴修水利, 开新沟, 填旧沟, 埋釘螺

是, 恢复了青春活力、滿怀着革命热情的人們, 把一切疑虑困难都甩在九霄云外。从一九五五年开始, 連續几个冬春, 余江疫区鬧得一片火热, 到处紅旗招展, 銀鋤飞舞, 全县出动两万民工, 改造那疮痍滿目的人間世界。

在过去, 要从誰家田里挖渠破土, 都难免发生糾紛。現在搬掉了私有制的界石, 要在哪里挖就在哪里挖, 大夥沒有二話。这样, 灭螺面积达九十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五平方米, 用工二十几万个, 单是开新渠、填旧沟共有三百八十八条, 連接起

来长达五百多华里。这样浩繁的工程，沒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沒有群众的革命自觉性，沒有組織起来的强大集体，怎么可能完成呢？

千疮百孔的沟沟洼洼清除了，两万多亩荒地垦成了良田，白塔河水沿着新开的渠道流向农田的每个角落，也流进了一颗颗为胜利的喜悅而颤抖的心田！

“瘟神”终于送上了天，“千村薜萝人遺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日子，终于一去而不复返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人民公社如旭日东升，发出万道金光，更使余江人民心花怒放。他們用歌声唱出了满怀喜悅的心情：

土地改革挖掉了穷根，

治病灭螺保住了命根，

人民公社栽上了富根。

有了共产党，

江山日日新！

大力治水 降伏旱魔

“紅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。敢于革命的余江人民，在一个又一个用艰苦奋斗爭来的胜利鼓舞下，又迎着一个又一个更大的困难，向着更高、更远的目标不断前进。

治水，是余江人民在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道路上跨出的又一大步。

送瘟神，在全国树立了一面消灭血吸虫的旗帜，为医学史写下了光輝的一頁，同时也使余江人民的主观世界产生了巨

大的变化。人們无限热爱党,无限热爱毛主席,并且从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。这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,再由精神到物质的重大飞跃。不做命运的奴隶,要做大自然的主人,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結論。

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为根治血吸虫而題的《送瘟神》七律二首,是促进这一思想革命的巨大动力。当《送瘟神》詩篇传到了余江,全县都沸騰起来了。有多少个經历过艰苦岁月的老年貧农下中农,淌下了感激的热泪。有多少个深夜,在一个一个农舍里,人們激动地談論不休。登着毛主席亲笔詩稿的报纸,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,在长滿厚茧的手上,小心翼翼地捧着,一字一句地認真讀着。人們奔走相告:

“共产党恩重如山,毛主席情深似海!”

“能送走瘟神,就能改天換地!”

毛主席的关怀和胜利的鼓舞,在人們心里轉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。豪言壯語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致的呼声,表示着人們的决心。征服旱魔,实现水利化,成为余江人民向自然进军、改造低产面貌的首战目标。

在以往的艰苦岁月里,余江人民世代迫切渴望的,是水。

要拔掉穷根,首先要水。

要彻底改造丘陵紅壤,首先要水。

要增加复种指数,首先要水。

要实现稳产高产,首先要水。

由于填沟埋螺,消灭血吸虫,較早改善了水利条件的白塔河两岸七万多亩农田,一九五八年由过去的亩产两、三百斤,